

# 老當益壯 守道不渝

## 的周前輩

張基鈺經理

周前輩，台北縣瑞芳鎮人。民國前四年出生於暖暖地區的阿文坑，童年就生活於如此清麗的地方，到了十二歲時，因日本人要在當地築水壩而遷居瑞芳鎮上至今。

前輩祖上，世代務農，靠著種田、種茶維持家庭生計，不料三歲喪父，由誠心禮佛且長年持齋的祖母及母親撫養長大，其樂善好施之情操，至今仍深受其祖母的影響。

由於當時台灣正值日據時代，加上周前輩，自小民族意識濃厚，所以八歲便進入私塾，跟隨漢文老師胡禮同先生學習漢文，奠定了日後研究經典，闡述聖學義理的基礎。如前輩研究菜根譚

之後，在三百六十章，每章附詩以示心得，即可體會前輩道學造詣之深（見正一善書出版社印行之菜根譚）。

十二歲搬到瑞芳鎮上時，一直與母親相依為命，賃屋而居，但因前輩生性聰穎，又善體娘恩，不忍母親過於操勞，於是外出工作幫忙家計。二十歲時，曾經營煤礦包工，利潤豐厚，改善了家庭的生活，但因常須與相關人士交際應酬，加上礦工作環境複雜，兄弟之流很多，所以毅然



△周前輩老當益壯，主持全真道務不遺餘力。



△三十九歲，尚未求道時  
與夫人林勉前輩合照。

決然地離開了煤礦工作。之後在鎮上開了一家洗衣店，因周前輩一向穿著整潔，對自己衣物，總是自己梳理，所以在友人鼓勵之下，從事此一行業。

二十五歲時奉母命依媒妁之言與台北樹林鎮林樹老先生之第五千金林勉小姐成親。夫人稟性溫柔賢淑，事親至孝，應對進退有節，婚後伉儷情深。

民國三十六年初，袁前人承命開荒辦道，在



△四十五歲時，夫婦樂道忘憂，  
時常笑逐顏開。

瑞芳鎮逢甲路賃屋設壇渡衆，有緣巧爲鄰居，於當年三月十五日由引師陳水淵，保師張金水兩位先生引進求道，時年四十歲。

得道後，周前輩十分高興，只聽到大學篇中的一段——「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及講師闡述「生來死去的大事」，就此證悟心性，智慧大開。同月二十三日夫人林勉女士亦得大道，由於夫婦倆福田廣大，善根深厚，當日即開始素食，並虔誠地追隨前人們研修辦

道，廣渡有緣人，如此才開闢了今天宏展之道場。

在此期間，夫婦同修，志同道合，又幸屢蒙上天垂慈及諸佛之加被賜予顯化，道心愈發堅定。

日以繼夜，總是以道務為先，夫婦時常策劃籌謀，「今日往何方，明日渡何人」，同心協力，夫唱婦隨。從瑞芳開始，先渡黃貢、王秀英夫婦（按夫婦倆均歸空，王秀英已結緣，並蒙中恩敕封廣德大仙），後渡吳盛夫婦等。一批批有緣的人都在周前輩夫婦倆辛苦地渡化與成全中慢慢茁壯。又當時交通不便，翻山越嶺，夜宿牛舍，是常有的事，可謂備嘗艱苦。

得道一年後蒙 張

老前人慈悲舉薦，在

李老前人來台時授予天命。如此，日復一日，年過一年，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南來北往，



△五十歲時，捨身辦道  
南來北往全省各處奔波。

渡化衆生，講經說法，如今後學桃李遍佈，也可謂無負 師尊師母二老大人普渡之苦心及前人們的栽培成全。

五十歲時，周前輩捨身辦道，奔波於各道場，諄諄導引著後學，洵握真我；也常告示著後學務要腳踏實地，不要入寶山而空手回，誠守三綱五常，五倫八德。由於前輩的身教、言教，常使後學如沐春風，如獲化雨，個個樂道而忘憂。

天恩師德與諸天神聖庇佑，和 張老前人德蔭之下，周前輩日夜於懷，希望興建一座較具規模的道場，俾以宏揚大道真理，培育後進，所以，民國六十一年在他真知灼見領導下，全真道院終於落成，成為周前輩所屬六支脈共同道務推廣之中心；同時也積極拓展道務至世界各地，如日本、巴西



△八十一歲生日時，全家福合照。

剛做八十一歲生日的周前輩，每天都過著規律的生活，且自從跟張老前入學習瑜珈術後，數年間勤練有加，毫不懈怠（編輯採訪時前輩剛做好瑜珈術，可資引證），所以到今天，老當益壯，精神充沛，真是愈來愈年輕

、美國、東南亞等地。  
民國七十七年，在道務擴展一片成果時，與周前輩同甘共苦，同進同出的夫人林勉前輩，於十月六日申時，功果圓滿，蒙 中恩召，享年七十五歲，入殮時身體柔軟如棉，容貌安祥，更應驗了周前輩所常強調的道真、理真、天命真之實證。林勉前輩喪禮事畢，前輩頓時失去生活重心，每每想起老伴，總禁不住悲從中來，但一向達觀自在的周前輩，化哀傷為力量，再想想老伴能早日返回理天享清福，倒也無非是一件可喜之事，因而忘憂不少。

了。  
在追隨張老前人修道、辦道過程中，前輩一直是學不厭、教不倦，尊師重道，四十年如一日，真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種信力，堪足為後學們的標杆。尤其櫛風沐雨去，披星戴月還；歷盡了多少滄桑，承受了多少考驗，均憑著前輩堅定不移的信心——克服擔當，此種全捨無為的犧牲奉獻精神，真讓人敬佩。  
提及周前輩多年的傳道心得，前輩即刻態度懇切地說：「『道』是無價之寶，只要得『道』的人，肯修持，上天一定不辜負；知道了修道很好，一定要儘量地奉獻道場，並且遵從張老前人的指示，從三教經典中探討，以真理為基礎，修心養性，知命合天。」  
八十一歲了，歲月所累積的皺紋，並沒有讓他對人生的達觀叫停，反倒是愈老愈有勁，講道時鏗鏘有力的笑聲，每一聲都笑入了後學的心扉，畢竟前輩的癡康是後學們的幸福啊！  
當本社編輯採訪完後，即將離開大門時，前輩還特別趕來門外，藹然可親地強調著，「尊師重道才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都能夠認理歸真，達本還源！」

